說類卷之二十九

婦人部

稱姓

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或係之字則如仲子季姜之類或繫之謚則如戴嬀成風之類各不同周人稱王姬伯姬蓋周姬姓故云而後世相承遂以姬爲婦人通稱以戚夫人爲戚姬虞美人爲虞姬自漢以來失之政和間改公主而下名曰帝姬此亦沿習熟慣而不悟國姓自當爲嬴余嘗以白蔡魯公憚于改作而止 石林燕語

跪拜

大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夫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祈公溥之子也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夫人亦跪也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趙大賞之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卽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則亦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俱石林燕語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

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鶴林玉露

纏足

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爲潘貴妃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王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狀美人容色之殊麗又言粧飾之華眉目唇口腰肢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李白李商隱之徒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惟韓偓香奩集有詠屧子詩云六寸膚圍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墨莊漫錄

孝婦

淄川有女曰顏文姜事姑孝謹樵薪之外復汲山泉以

供姑飲一旦緝籠之下忽湧一泉清泠可愛時人謂之顔娘泉至今利物　獨異志

賢婦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卽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翃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翃之子樵櫄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

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癸辛雜識

福婦

唐人記張延賞妻苗晉卿女父爲宰相舅嘉貞子弘嘉皆宰相壻韋皐雖不爲眞宰相而食王爵以爲有唐衣冠之盛一門而已本朝韓忠憲億夫人王魏公女忠憲參知政事雖不爲相其子康公王汝皆爲宰相持國又爲門下侍郎長子綜雖早死亦爲知制誥皆王氏出壻李內翰淑與苗氏殆不相遠他士族未有比者 石林燕語

慧婦 元載奸臣然其妻則視蘇秦朱買臣之妻勝矣惜其享受之太過以取禍也

元丞相載妻王氏字韞秀初王相公鎮北京以韞秀嫁

載歲久見輕怠王氏謂夫曰何不增學妾有奩幌資粧盡爲紙墨之費王氏父母或未知之親屬以載夫婦皆乞兒厭薄之甚元乃游秦爲詩別妻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請偕行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携手入西秦元秀才到京屢陳時務深得上旨肅宗擢拜中書王氏喜元入相寄諸姊詩曰相國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筭年解笑鳴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元公肅宗代宗兩朝宰相貴盛無比廣葺亭臺交遊貴族客候其門而或間阻王氏復爲一篇以諷之曰楚竹

亦有見

文是淺義

燕歌動畫梁春蘭重換舞衣裳孫弘開館招佳客知道容華不久長元公見詩於是稍減威望太原內外親族悉來謁賀韞秀置於閑院忽因晴霽日景以青紫絲四十條每條長三十丈皆施綺羅錦綉之飾每條絲下排金銀爐二十枚皆焚異香薰其服乃命諸親戚西院閑步韞秀問是何物侍婢對曰今日相公及夫人曬曝衣服王氏謂諸親曰豈料乞索兒婦還有兩事蓋形粗衣也於是諸親羞赧稍稍而辭韞秀每分衣服器飾於他人惟不及太原之骨肉且曰兒非不禮於姑姊其奈當時見辱何洎元公貪恡為心竟招罪戾臺閣彈奏而亡

其家韞秀少有識量節槩上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嘆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堅不從命或曰上宥其罪或曰京兆笞而斃矣 雲溪友議

智婦

列女傳陶答子相陶其政不修而家益富其妻抱子而泣姑問泣何也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有文章也故有威而遠害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禍將至矣期年而答子見誅 獨異志

名言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

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鶴林玉露

吳季謙愈初爲鄂州邑尉嘗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倅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脅之曰汝能從我

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能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
吾事夫十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纔數月
吾欲浮之江中幸而爲我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
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籍以文褓且
置銀二片其傍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艤
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庋閒黑盒在焉妻一
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憇于此毋撓我乘
閒密問僧何從得此盒僧言某年月日得于水濱有嬰
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爲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
之酷肖其父乃爲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爲我白之

有司即捕之可以爲功受賞吾寃亦釋矣僧爲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李謙因是改秩癸辛雜識

節婦

潘謨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身爲亂兵所獲獻于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汝懼乎鄭曰此身願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汚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吊伐義夫節婦宜加旌賞王司徒出於卒伍固無足怪君侯知書爲國上將當有以表率群下風化

遠方乃欲加非禮于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夫鄭氏節操凛凛雖二將虎狠終不可犯 樂善錄

慷慨婦

唐中和四年時溥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俱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

然劉更生傳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傳亦然而獨遺此若非司馬温公特書於通鑑中則視死如歸應對不屈之節卒泯泯而不傳惜其不得姓氏清波雜志

勇婦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獨異志

俠婦

進士趙中行家于温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止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楊州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

李正郎第三十九愛一妓爲其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高大尉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報讎但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北窻瑣言

妬婦

李相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

眞絕倒

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夫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郎指所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福郎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郎白以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福既紿以疾爲言郎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郎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

笑 王泉子

妾婢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爲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絢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繇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昵愛恨無自以致其上肯辭朝命乎頃年見長上說元符間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請再娶乃以嬖妾出之於外而託言仕族女事聞重黜之得不有愧於鄭光乎清波雜志

有欲則易移賢者不免

眞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羣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娛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朝將相皆花籃大筩之類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言於公公顰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張公安道守金陵二直

省官有一人自南方替還具爲公道此 龍川別志
司馬溫公與龐元魯俱爲張存龍圖壻張夫人賢惠龐
頴公帥太原溫公從辟是年三十餘未有子龐公與劉
夫人欲有所置劉發之張欣然莫逆未幾得之溫公未嘗
盼睞龐劉知之必以主母在嫌一日召張夫人賞花溫
公不出食已具是婢靚粧就書院供茶溫公怫然曰這
下人今日院君不在宅爾出來此作甚麼明日頴公幕
府白司馬院丞却有祖風謂相如卓氏也縣丞孫兆曰
司馬院丞可惜不會彈琴却會鼈廝趯聞者大笑 畫墁錄
張康節公居江南有詞云一帶江山如畫風物向秋瀟

洒水漫碧天何處斷翠色冷光相射蓼岸荻花中隱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掛門外酒旗低迓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悵望倚危欄紅日無言西下公晚年鰥居有侍妾晏康奉公甚謹未嘗少違意公嘗召而謂曰吾死亦當從我妾應曰唯命是從公薨相繼果死人以爲異　過庭錄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勳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修態横生芳性和適會膺無卹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復紹興間權外

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態横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尚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清波雜志

王黼在翰苑嘗病疫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艷娥素娥侍疾坐于足素娥泣曰若内翰不諱我輩豈忍獨生惟當俱死耳艷娥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姊宜自寛黼雖昏臥實具聞之既愈素娥專房燕封至淑人艷娥遂辭去及黼誅素娥驚悸不三日亦死曩日俱死之言遂驗 老學庵筆記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

是逹語

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修眞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資以金帛而嫁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遄邁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擕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嵬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

事未幾遂竄南荒去墨莊漫録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窻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韵如此想是柳宅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懶眞子

尤物害人

畢諴本估客之子連昇甲乙科杜琮爲淮南節度使置幕中始落鹽籍文學優贍遇事無滯在翰林上恩顧持異許用爲相深爲丞相令狐綯所忌自邠寧連移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諴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易有盛飾朱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厚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以吾家族也一見返之專人不敢將迴驛候諴意諴又瀝血輸啓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郡吏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

於家乃舍之正堂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懽心乃進於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郎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盧紫芝俱棄市 東觀奏記

倡伎

李八座翺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夭喪無以從人委身樂部耻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

亞卿爲之吁嘆曰吾輩與葦族其媢舊矣速命更其舞
服飾以袿襦延與韓夫人相見顧其言語清楚宛有冠
蓋風儀撫念如其所賸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
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
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雲
溪友議

愛愛姓楊氏本錢唐倡家女年十五尚垂髫性善歌舞
幼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其調泛舟西湖採荷
香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携潛遁於京師逞家雄
於財雅曉音律歲時嬉遊以犢車同載故鑾軿之幸琳

館之闢雖遠必先雖諠必前京都偉麗之觀無不及也
踰二年逞爲父捕去不及與愛別留於巷中舍與予家
相隣一日人傳逞死或往慰問愛愴然泣下曰是必虛
語若果然亦不顧他從故鄉道遠出非以禮必不能自
還當死此舍自爾素服蔬膳日呱呱而泣不復親近樂
器里之他婦欲往見之卽反關不納好事有力者百計
圖之終不可及愛姿體纖素艷發不類人間人後三年
念逞之勤感疾而死小婢子錦兒今尚在出其綉手籍
香囊纈履數物香皆郁然而新 侍兒小名錄

節娥洪雅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爲養女既

長而艷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甘旨誓無污我俄有少年以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乎 樂善錄

唐梨園弟子以置院近於禁院之梨園也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

國謂秦韓虢國楊氏三大夫人也
歐公閒居汝陰時二妓甚頴文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芳亭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更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別燕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渾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蝤蠐如素領固應

新月學娥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眞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胭脂北城月落烏啼夜便是孤舟腸斷時 俱侯鯖錄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州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畧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墨莊漫錄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妓侑觴郡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後句未續移時乃以

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足之獎飾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遺火黎明有釘一牌大書絶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貴坊可是天公忒肆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俱清波雜志

元微之改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營妓與二三胥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侯鯖錄

十九終

說類卷之三十

身體部

總身體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多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燋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 續博物志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陰之數二四六八十蓋陽之數有首而無尾陰之數有尾而無首是以陽會于首而不足于足陰會于足而不至于首也 蠡海録

陰陽生育

七損八益之説起于軒岐前人辨之亦已明矣然的指不離乎易數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乃數之極極則不生唯變化耳八爲少陰七爲少陽少則生育生育之道交媾存乎其間故八交七七交八八交七是以女子之生也七月而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七交八是以男子之生也八月而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絕蓋男子少陽得七數其根實在于八女子少陰得八數其根實在于七也 蠡海録

人全五行

人得五行之全故衆體具衆體具則無物不啖庶物得
五行之偏故無全體則芻者不豢豢者不芻食粒者不
嗜肉嗜肉者不食粒

人禀五行之全故五音備物不能得五行之全必有所
偏受故因五音之發是以知其偏受且如巧舌之禽其
爲聲也未嘗能悉具必有所缺也聽其所缺而後可以
知其不全矣倶蠡海録

十月生形

計然云人受命于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脉
三月而胚謂如水胞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鰕鰷胎

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爲肉肉爲指指爲骨也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續博物志

名輩降生

房次律爲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本朝陳文惠南庵歐陽公神清洞韓魏公紫府眞人富韓公崑崙眞人蘇東坡戒和尚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所傳尤衆第欲印證今古名輩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類得於夢寐渺茫中恐止可爲篇什粧點之助清波雜志

異誕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

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弗毒噬我祭
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隣中相謂曰昨見
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
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
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劍窮江南之富
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塚上白鵠翔於林
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
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鵠及承生位
至丞相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鵠之祥也 拾遺記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

子引之尺餘 酉陽雜俎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毋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亟遷于黃鶴樓始免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遥望樓際若有光景氣象云又公昔歲行圃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光耀奪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展謁熟視刺字乃唐相裴度告公以黙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後公與設壇禮神必朱篆紫微二字陳之醮所又輟俸修晉公祠於圃田作記以述其肸蠁云 清箱雜志

狀頭時邦彦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皂衣肩輿一金紫人
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晩遂生邦彦故小名十
狗同年録見之終於吏部尚書 泊宅編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
不測驚危纫年後有惡疾幾爲廢人然卒無恙蓋器之
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
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失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
使下瞰崖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屋如蓋落葉委藉夫
人安坐於上呼之卽應乃以衾幗懸縋而上了無所傷
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若赤目甚惡睛

溢于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陛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敷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傳痛即止及開睛以內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爲劉勉中言 泊莊漫錄

身神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神曰虛監臭神曰冲龍王舌神曰始梁 酉陽雜俎

相貌

五代時竄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
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
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
朴曰公爲宰相以進善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拜知
制誥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
者眞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
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嘆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
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
必大乎上目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
淸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

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鶴林玉露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異貴人眞自有相也余爲郎官時嘗遇視朔過殿有御史爲巡使者法當獨立于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慎始引就位輒無故仆地既掖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遙望以爲疾作亟命衛士數人扶出遠立殿門步行如常

髮

蔣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班鬢到班時已自

難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illegible]

目口

人之目上睫動下睫靜爲觀卦之象有觀見之義巽風動于上坤地止於下人之口下頰動上頰靜爲頤卦之象有頤養之義震雷動于下艮山止于上目居上上者動天氣運于上也口居下下者動地氣運于下也蠡海録

王戎視目睛不眩獨異志

人中

人之水溝穴在鼻下口上一名人中蓋居人身天地之中也天氣通于鼻地氣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

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或曰人有九竅自人中以上者皆兩自人中以下者皆一若天地交泰之義者則鑿矣　蠡海錄

鬚鬢

魯直嘗言鬚髯多而踈秀者必貴容而瘦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師曹貫道皆無鬚鬢每指鬚多者爲中相法晉卿尚貴主嘗過鞏洛間道傍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觀神像兩眼外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郤惑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覘遺像元來滿面是髭鬚　侯鯖錄

有一郎官年六十餘置媵妾數人鬚已斑白令其妻妾互鑷之妻忌其少恐爲群妾所悅乃去其黑者妾欲其少乃去其白者不踰月頤頷遂空　又進士李居仁與鄭輝爲友居仁年踰耳順鬚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爲李公居仁于是盡摘其鬚去之輝一日見居仁陽驚曰數日不見而風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矣墨客揮犀

喉

涉隨先生嘗云頃于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注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

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携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空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有似此人否 游宦紀聞

背腹

或問人身背爲陽腹爲陰何也曰此合天地之義也背在後以應北北子位陽生于子之象腹在前以應南南午位陰生于午之象 蠡海録

手

唐來鵬有觀懺會夫人詩云囘眸綠水波初起合掌白
蓮花未開嘉祐中有王永年者娶宗女求舉于竇卞楊
繪得監金耀門書庫永年嘗置酒延于繪出其妻間坐
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于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可謂善
體物者然意亦取鵬之詩云 墨莊漫録

指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或然
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
子孫肖其外氏 老學庵筆記

脾胃

脾與胃俱屬土土動則生不動則不能生凡畝畆之土耕鋤耘耨始堪播種乃能滋養不動則爲荒土嘉穀豈能生殖乎是知脾胃亦必用動以養生目眶屬脾土開眼則眶動動則脾應之而亦動又四肢屬脾寤則能飲食夜寐則不能飲食若或夜而不寐亦不飲食矣人壯則能飲食蓋動用多也人老則少飲食緣動用少也胃受水穀爲太倉須藉脾氣之運而後腐熟水穀以化生氣血知脾胃必相資當運動而爲功也 蠡海録

肝脾脉

人身之肺位在於右而脉胗却見左手脾胃在于左而

胅胗却見右手此亦陰陽互藏其宅之義也蠡海録

足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一日使渾咸寧洗足咸寧捧玩久之王曰何也對曰瑊也足亦有之王使跣而視之哂曰不迨吾謂渾中壽也畫墁録

毛

後漢盧景祊生項有一叢白毛數之有四十九莖後四十九年卒獨異志

五液

望梅生津食芥墮淚此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垂涎愧

而汗發此五液之自內至也續博物志

魂魄

或問三魂七魄之說答曰此洛書九宮之位三居于東七居于西東爲木主藏魂者肝也西爲金主藏魄者肺也蠡海錄

五味所入

天降五氣地產五味然味之生也必質于五氣五氣化而皆澹雨露霜雪之類是也則凡五味之微者兼氣存焉得天地之和也故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皆言其微者也至若酸傷肝苦傷心甘傷脾辛傷

肺鹹傷腎皆言其甚者也　蠡海録

聾瞶

黄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頴悟絶人以指畫字不書數字輒深了人意予戯之曰予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予作歌云山下蘭牙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髪唱黄鷄是日

劇飲而歸 東坡志林

疾病

山居之民多癭瘇疾癭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荊南諸山郡多此疾瘇由淺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偏多此病也盧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壯人及吳楚無此病蓋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井界者尤無此病也 博物志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潛沉剛克古之達者蓋如是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

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爲內熱蠱惑之疾女爲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爲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爲蠱則中風者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嘗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故人有暴得風疾者急往視之巳不能言矣方死生之爭其苦有甚于刀鋸木索者矣予知其不可救嘿爲祈死而已嗚呼哀哉此復何罪乎酒色之娛而巳古人云甘嗜毒藥戲猛獸之爪牙豈虛言哉明日見一少年以此戒之少年笑曰甚矣子言

好色入眞有不顧死生者

之陋也色吾之所甚好而死生疾苦非吾之所怖也子曰有行乞于道傴而號曰遺我一盂飯吾今以千斛之粟報子則市人皆掩口笑之有千斛之粟無一盂之飯不可以欺小兒怖生于愛子能不怖死生而猶好色其可以欺我哉今世之爲高者皆少年之徒也戒生定定生慧此不刊之語也如其不從戒定生者皆妄也如慧而實癡也如覺而實夢也悲夫　俱東坡志林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毎覺有疾藥餌未驗亟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韓持國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屢徙不如意則卧一榻使婢執板緩歌

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
扇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
每就枕即使雜奏于前至熟寐方得去人性固不能無
喜好亦是不能處閑故必待一物而後遣余少時苦上
氣每作輙不能卧藥餌起居湏人乃能辦侍先君官上
饒一日秋晚遊鴛湖中夕疾作篋中適不以藥行偶見
一易冊取讀數十板不覺遂平自是每疾作輙用此術
多愈于服藥然均不免三入公之累也 避暑録
世有奇疾者吕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
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

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眞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飢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蕢約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須啖物稍遲頓作悶絕懷中當置餅餌雖對官貴遇飢亦便齕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文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哀傷夢溪筆談

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每夜寐過分輒
不能再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纖物頗覺心志和悅
神宇凝靜有不得名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
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爲囈語或悲或喜或怒或
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常
在潁川時初自翰林免官先君爲倅歸養居後圃三間
小室旁無餘鄰左右惟一獠卒意况已如此嘗有詩云
城頭曉漏鳴丁丁窻間月落却未明衡陽歸鴈過欲盡
汝南荒鷄初一鳴悠悠斷夢了不記草草微吟還獨成
人生得意須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逮今四十年了無

異者余每自料井世間享福人平生大得志處類不過如是但能保此一知耳佛與波斯匿王論見恒河性有味其言也 蒙齋筆談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抛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巳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巳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虛堂上臥看

江南雨後山呂滎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書
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
也余習懶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必
哦此以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
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蒸枕熱則
轉一方冷處此非眞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
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
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葢
夫子惡其畫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墻之語然侯白隋
人善滑稽嘗著啓顏録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

云晝寢當作晝寢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夫癸辛雜識

夢

人之夢非神與物交乃魂與物接蓋開目爲陽魂居其位閉目爲陰魂離其位則有時乎與物接故寢而夢生焉神則處乎中如將帥爲一身之主離而外之則死矣故方士家出神則其生如死然若夫有化而爲二爲三五彼此皆能動靜著則又非純皆神矣或兼魂與魄也間有煉養初成出而不能返則死出而有滯則病又可驗故曰夢乃魂與物接也况夢之事雖皓首頹年未嘗

自以爲老也凡所歷多少壯時事亦可驗矣蓋魂爲少
陽之氣也蠡海録

鍾輻年少負才傲物樊若水愛其才妻之以女女亦才
質雙盛輻登第方得意買一妾自侍命曰青箱所在狂
放久不歸一日過城邑令延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
其妻以一詩怨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
多地一去不言歸翌日輻歸至采石妾忽暴死及抵家
樊已死數月矣物故之夜乃輻夢于縣樓之時

安州司法秦光亨者方在母胎時其舅陳遵兩夕連夢
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告其狀甚急遵寤而思曰姊方

孕且產期伊邇豈意不樂多子而欲殺是兒耶馳往視之則兒果已覆在水盆中矣遽救之乃免 俱樂善録

王安國熙寧六年冬宿崇文院夢有邀之至海上見海中宮室甚盛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之宮邀平甫者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月迎之至此平甫恍然夢覺禁中已鍾鳴矣平甫頗自負其不凡為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是人間世長樂鍾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訊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其果然乎當以兆告我是夕暮奠若有音聲接于人

者其家復哭以錢上之曰往靈芝宫其果然乎上曰然又三年大常寺曾阜夢與平甫會因弔之曰平甫不幸早世今所處良若如何但見平甫笑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其樂非塵世比也阜方喜甚而寤東軒筆録

某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宫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宫女送出睇眎裙帯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揺聲東坡志林

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也爲沙門漢桓帝建和初

至長安靈帝末關中大亂謂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當往省之人曰宜游乎沙門乎曰以嗔故爲神然吾亦往廣州償債耳世高舟次廬山䢼亭湖廟下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世高舟人捧牲請福神輒降曰舟有沙門乃不俱來也世高聞之爲至廟下神復語曰我果以多嗔至此業今家此湖千里皆所轄以雖嗔而好施故多寶玩以縑千疋黃白物付君爲建佛寺爲冥福今洪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南還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微視波月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

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
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
似秋眠揞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
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
似九天竺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
予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為
示少游筆蹟 冷齋夜話

宣和二年睦寇方臘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奔
竄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攜家于無錫之梁溪明年臘
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僑寓

于毗陵崇安寺古柏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環緩節長歌一觧顏滿引銅盃效鯨吸低囘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于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書冊

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爲之歌笑髯者援腰間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兩夾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草仰視巉巖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疎秀端莊靚麗冠青瑶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綉非綉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

往時梁漢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爲碧字皆滅跡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還記得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女爲按歌宮羽皓月滿窗人何處聲永斷瑤臺路子

東嘗自爲予言之　墨莊漫録

余少從李慎言希古學自言昔夢中至一宮殿有儀衛中數百妓抛毬人唱一詩覺而記得三首云侍宴黄昏未肯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又云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颭綉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又云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抛盡綉鴛鴦如今重到抛球處不見𤏲爐舊日香　侯鯖録

趙汝言字幻之死巳數年有遺女生于淳熙乙未之冬住子暴疾其兄譏之憐其孤幼念之甚至一夕夢至一

所高闕長廊金碧輝煥汝言在其間方與一金紫老人對立而語問老人爲誰傍侍者曰凌待制也汝言援筆題詩于壁曰彈指紅塵二十年歸來瀛海浩無邊夢魂相遇因隨念珍重前生兄弟緣老人繼題其後曰處世休論大小年瀛闕從此斷塵緣芝階雲露逍遥處羽蓋飛鯢不用鞭汝言復顧語曰佳子已無恙以兄念至緣因念結故得與兄暫相遇耳譙之方悟其已死慟哭而覺譙之自傳其事甚詳 睽車志

咸淳甲戌秋余爲豊儲倉時陳聖觀過余言官報目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問扣之聖觀蹙然引入小室曰時

事將不可爲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宮殿若常日朝叅處殿上皆重簾寂無人聲既而稍近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其傍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悟今嗣君尚幼方居先帝之喪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焉天下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然是歲之冬果有透渡之事透渡卽宋之北狩也　癸辛雜識

說類卷之三十終